

欢迎投稿:qlwbzd@163.com

错了就改

●10月15日A10版《他为老母和侄女撑起一片天》第二部分第三段“很大原因还是大伯对他的‘超级疼爱’”，“他”应为“她”。

●10月16日A8版《两万元购得盗佛工具》最后一段：“支流冲击钻”应为“直流冲击钻”。

●10月16日A16版《“黄金大盗”宋代被判死刑》第二段倒数第二行“进行盈利活动”，“盈利”应为“营利”。

●10月17日A15版《深圳汽车排污费或出3套方案》第三栏：“第三步才是地区立法”，“地区立法”应为“地方立法”。

●10月19日A6版《两成职工五年未涨工资》第四段：“薪酬决定看起来好像符合公诉讼法”，“公诉讼法”应为“公司法”。

●10月21日A16版《“朝鲜官兵将随时予以报复”》第一段：“韩国所为‘北方界限’是美国单方划定的”，句中“所为”应为“所谓”。

●10月20日A6版《市民紧追200米堵住楼道擒贼》第一段说事发时间“19日下午5时许”，最后一段却说犯罪嫌疑人“10月19日凌晨1点”被警方刑事拘留，时间有矛盾。根据发稿时间，推测事发时间应为18日。

(感谢读者陈立新、张锡光、周而复始、张召来、孙洪冉、吴敏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汪克杰:10月17日A13版《过期药回收点半年颗粒“药”未收》，过期药有的会给我们造成新的环境污染，有的药品包装会被不法分子回收，重装假药出售。这些危害不言而喻。然而晚报都没写，倘若加上这些危害，大家恐怕会更加深入地思考关注这个话题。

编辑者说:说清楚“环境污染”和“被不法分子回收”的后果，就说清了过期药正规渠道回收的意义所在，可惜的是，该文面面俱到，却没说到点子上。消费者凭什么自找麻烦无偿把过期药给你拿过来?其他城市有很好的做法可以学，文中也只字未提。

文芳:10月15日B4版《抢救的不是一部目录》中最后一部分“至少自己内心

会有一种安宁”，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这个老头抛出一句：纯粹无知的领导才干这些事”，作为一名老干文物工作者，一位老派学者，作者用“这个老头”来称呼谢辰生老人，感觉不够尊重。

编辑者说:我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段文字，感觉记者在这里是一种比较个性的表达。老人90多岁了，说话直来直去直抒胸臆，记者也模仿了老人的口吻来描述他自己，以追求文风的活泼和亲切感，感觉并没有不尊重老人的意思。

刘学英:10月16日A7版《中国四位经济学家曾获诺奖提名》，文中第二段“林毅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目前受聘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

席经济学家……”2012年6月1日，林毅夫世界银行副行长已任期届满没有续任，“目前”有误。

编辑者说:不是目前，而是从前，确实有误。

文子:10月16日A18版《我省个人征信系统助力司法》，文中说：“6市中支共协助司法机关查询1800余名涉案人员信息”。“中支”为保险公司中心支公司的简称，不宜将“中心支行”简称为中支，句中的“中支”宜称“中心支行”。

编辑者说:简称简到让人误会、看不懂甚至出错的地步，简称就不“简”而是添麻烦了。我个人推测，“中支”的说法，大概在银行内部还能说通，放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就看不懂了。

靳淑红:10月18日A4版《举国悼伟人 1976年三降

半旗》倒数第三行:中国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致哀”应为“志哀”。

编辑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有“志哀”而无“致哀”，《汉语大词典》则只有“致哀”而无“志哀”。“志哀”和“致哀”意思基本相同，都是“表示哀悼”之意。

吕允山:10月22日A11版《岳阳市直招聘入围者“狗咬狗”》标题虽然生动、形象也解气，但是有侮辱人之嫌，不知是借用的原文章标题还是编者加上的，总的读来让人觉得不太妥。

编辑者说:同意读者看法。“狗咬狗”这一说法，虽然被多家媒体采用，但以此指代当事人的确不妥。即便是加了引号，感觉还是很不舒服，这题目应该改一改。

读者评报

这样做符合规定

10月18日A19版《贫困县林业局负债造假树》，文中说：“李三成还独揽财务审批权，林业局所有账目都要经他同意后才能报账”。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所有账目都要经他(即李三成)同意后才能报账符合有关规定。另外该文说：“经费靠自收自支的县林业局本来已经严重负债”值得商榷，县林业局是政府部门，何来“自收自支”?

读者 刘学英

县级林业局的机构设置，也包括下属职能单位，下属职能单位大部分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以吉林某县林业局为例，该局下属事业单位包括:林业工作总站(自收自支单位);林业技术推广中心(自收自支单位);林木种子站(自收自支单位)等等，每个县根据地域特点及自身需要，设置的职能科室不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设置也不尽相同。

编辑 王志毅

说法不准确

10月19日A11版《一周价格降了一半多 山楂跳水果农亏大了》最后一段说：“去年山楂价高，果农盲目跟风种植，种植面积已超1500亩，但是山楂总体需求量并不高。”山楂是木本植物，从幼苗到结果，须经过2至3年的生长期。如果仅因去年价高果农就跟风种植，那所种的山楂树今年还在生长期，不可能开花结果冲击市场价格。

读者 吴敏

经介绍，现在山楂的品种经过改良，一年之后便可首次结果;再就是邹城市城前镇早在20多年前就有种植山楂树的传统，种植面积是多年来积累的结果。感谢读者对稿件的关注。

记者 姬生辉

玉米妹

秋天时节，田间、街头、院落到处充满丰收的气息。从远处走来两个孩子，脸上挂满可爱的笑容，成了名副其实的“玉米妹”。

拍客 孙守利



严厉的鲍威尔奶奶

作者:理查德·凯 翻译:韦盖利

戴安娜王妃生前希望出生在特权家庭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成为“健全的人”，能在现实世界里自如地生活。在帮助戴安娜王妃实现这个愿望方面，没有哪个人比奥尔加·鲍威尔做得更好。除了奥尔加·鲍威尔，没人敢在威廉和哈里太淘气时打他们耳光。

奥尔加·鲍威尔是威廉和哈里的保姆，她不是经常打他们耳光，但她敢打，因为他们的母亲对她是绝对信任的——在她看来，戴安娜王妃不过是个“年轻女孩”。1982年下半年奥尔加·鲍威尔到肯辛顿宫的时候，戴安娜王妃刚刚21岁。

威廉10岁时遭遇父母离异，他从拉德格罗夫预备学校给鲍威尔奶奶寄了一封信，谈自己的难过。当然，鲍威尔早已知道戴安娜王妃要跟查尔斯王储离婚。威廉真正想确认的是，当他从学校回到肯辛顿宫时，严厉的鲍威尔奶奶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他。

鲍威尔把威廉和哈里看成自己的孙子，在哈里赴阿富汗的前几个星期，已经接近83岁高龄的她给哈里写了一封信，祝福他，并表示对他的安全的担心。

鲍威尔没有自己的孩子，她进入肯辛顿宫当保姆时52岁。刚守寡不久，那时威廉六个月。在这之前，她在伦敦一户人家给保姆巴巴拉·伯恩斯坦当助手，巴巴拉把她介绍给威尔士亲王夫妇。

接下来的15年里，保姆鲍威尔见证了肯辛顿宫的悲欢离合，但她把那些秘密都带进了坟墓。她生前不肯原谅保罗·布瑞尔(戴安娜生前管家)，称他写的关

于戴安娜的书是“叛变”。戴安娜王妃生前的一位朋友说：“除了布瑞尔，鲍威尔是对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储的离婚最了解的。但她不像保罗那样喜欢泄露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

戴安娜王妃只给鲍威尔在必要时“自由地”打威廉和哈里的权力。鲍威尔来自普通农家，但她对未来的英国国王和他的弟弟的影响不可低估。她知道，他们未来的幸福要靠自律，所以对他们都非常严格。

1992年，当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储离婚的时候，王妃坚持要留下鲍威尔。

无论戴安娜跟两位王子去哪里，都带上鲍威尔。他们一起去索普公园，一起去加勒比海，一起去奥地利滑雪。鲍威尔对威廉和哈里成功地从父母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起着相当重要的

作用。戴安娜的母亲就对她说：“鲍威尔是祖母，不是保姆。”

即使后来离开了王宫，鲍威尔也一直记挂着威廉和哈里，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王室大家庭。她参加了哈里在伊顿学院的坚信礼，参加了威廉在温莎城堡举行的21岁生日庆祝活动，去年还参加了威廉和凯特的婚礼。难怪，今年10月10日威廉王子放弃了跟凯特王妃去英国东北进行访问的机会，专程到埃塞克斯郡的哈洛市参加鲍威尔的葬礼。

在遗嘱中，她也记挂着威廉和哈里。她请人们不要为她的葬礼买花，把钱投入到哈里王子在莱索托进行的慈善活动中去。

如今，鲍威尔的那幢古朴的半独立式住宅里都是威廉和哈里值得纪念的物品和照片，其中有的照片是2011年威廉和凯特大婚时拍摄的。



▲ 奥尔加·鲍威尔和戴安娜及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在一起。

手机、人与驼鹿

作者:本杰明·唐尼 翻译:庞启帆

一大早，我们就徒步进入了西班牙南部山区。经过雨水的洗涤，大地显得格外清新。牛羊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蓝天一望无际。突然，我听见一阵微弱的声响，但不像是鸟叫。我身边的意大利同伴听到响声，毫不犹豫地掏出了手机。是他母亲打来的电话，询问他徒步旅行的进展情况。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他既不聆听鸟儿歌唱，也不观赏清晨美景，而是一直用手机和不在面前的人交谈着。

这就是我准备沿圣地亚哥横穿西班牙北部的长达一个月徒步旅行的开始。我决定借这次旅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我的手机和电脑屏幕。这一次逃离让我进一步领悟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话：“我已经成为我的工具的工具。”

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就像今天众多的人一样，我的生活基于通讯技术——不论是上网还是打手机。但是，在沉迷于使用手机5年而不能自拔之后，我意识到，我的手机非但没让我和他人联系得更紧密，反而成了隔离我与周围人的一堵墙，而且，有这样感觉的不止我一个。在我徒步横穿西班牙时，脱离了与网络的连接，我一次次深思手机是怎样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使用手机。尽管手机看起来很棒，似乎使我们摆脱了办公室的束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使用手机会模糊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增加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压力和紧张气氛。正如埃里克·斯雷特在他的文章中写的：“好像我们

越有‘联系’，越变得疏远。”

在西班牙的徒步旅行中，我一遍又一遍看到这样的情景。虽然我正在体验着没有手机的自由，但我发现周围的人，主要是欧洲人，整天都在用电话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朋友发短信、交谈。人们在发展与陌生人的友谊和联系老朋友、家人之间疲于奔命。

联系过于紧密有时并不是一件好事。在徒步旅行途中，我有几次迷路了，但我在找路时反倒看见了无数新的景致，意外的景色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而在美国，一迷路，我就打手机向朋友问路。有了手机，你就不太可能走错路，也就看不到新鲜事物，不能意外地结识新朋友。

所以，最近回到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家中之后，我收起手机，用一辆锈迹斑斑的旧自行车换来一部固定电话。必要时，这部固定电话同样能让我联系上亲朋好友。

现在，我外出时不会忙着查看手机。因此，我在附近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像街区旁的大花园，路边的艺术装饰和雕塑。现在，我也不再紧盯着手机屏幕，我已经在街头和超市结识了新的朋友，开始和以前没有说过话的邻居聊天，跟我的老朋友们见面，而不是只打电话。

我发现，没了手机，我并没有和世界脱离联系，反而加强了和朋友、邻居们的接触。有一天早上，我和邻居看见一头驼鹿穿过大街向湖边跑去。我们惊奇极了，瞬间有了聊天的话题。聊着聊着，我猛然发觉，与手机相比，这头驼鹿更能使邻里之间走得最近。

译文

编辑:李皓冰
邮箱:2009fanyi@163.com